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

薈萃三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本社編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薈萃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蘇學
解學
PDG

第二十冊目錄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

第三號

目次

日本古歌詮譯(三) 錢稻孫	六
繪卷物之藝術民俗學的意義 竹內勝太郎	一〇
關於琥珀與磁石的東洋科學雜史 桑木盛雄	二七
墨之物理的研究 中谷宇吉郎	四三
都市與騷音 守田榮	五三
想苑	
1 老子 島崎藤村	七〇
2 愚禿視鸞 西田幾多郎	七〇
3 都市之魂 小牧健夫	七二
運命的問題(二) 山室三良	七五
唐律令與其歷史的意義 仁井田陞	八二
對譯之頁	
1 岡倉覺三 島崎藤村作 徐祖正譯	九五
2 轉生 志賀直哉作 錢稻孫譯	九七
本館記事	
1 增加雜誌目錄	一〇三
2 開館一週年紀念事業報告	一〇六
3 本館最近概況	一一一

附 本館日語基礎講座學生作文書志

1 歐文日本研究書志	一二〇
2 北京研究圖書資料展覽會目錄	一六一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

第四號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目次

「潮音」講稿 錢稻孫	一九四
默照體驗的科學的考察 佐久間鼎	一九九
近代繪畫上的自然觀 澤村專太郎	二〇四
譯歌一小徑 錢稻孫	二二七
中世的文學 岡崎義惠	二三二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之交涉 鹽谷溫	二三六
日本繪畫之特性 和辻哲郎	二五〇
想苑	
十九世紀研究 島崎藤村	二五三
中宮寺的觀音 和辻哲郎	二五五
麻雀和人類的愛 北原白秋	二五八
自然與人融合一體之光榮美麗之國永遠不變之日本	
容姿(Claude Farrere)	二六〇
運命的問題(三) 山室三良	二六八
唐律令與其歷史的意義補遺 仁井田陞	二七五
素描	
傳教大師與茶 今春閣	二七六

夢窓國師和黃梅院的庭	外山英策	二七九
在外國的日本語研究	日本讀書新聞	二八三
源氏物語——日本文學名著紹介(其一)	平林	二八六
治徳		
對譯之頁		
足跡	相馬御風作 洪炎秋譯	二八九
貓	夏目漱石作 尤炳圻譯	二九〇
轉生(續)	志賀直哉作 錢稻孫譯	二九五
本館記事		
閱覽狀況		三〇五
外借文庫狀況		三〇八
日語教育狀況		三〇九
西城分館開館並西城日語學校開校		三二四
出版刊行物		三二八
增加雜誌目錄		三二九
西城分館雜誌目錄		三三〇
北城日語學校備架雜誌		三三五
歐文日本研究書誌(四)		三三九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		
第五號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	
目次		三六四
日本語和日本精神	谷川徹三	三六八
日本語的節讀	戸塚武彦	三八〇
萬葉集鈔譯	錢稻孫	三八四

三浦梅園的示唆	三枝博音	三八九
南畫的位置	金原省吾	四〇一
想苑		
塔	板垣鷹穂	四一一
麴町通信	島崎藤村	四一九
詩經的星	野尻抱影	四二一
從西湖三塔說到雷峯塔	青木正兒	四二七
枕草子・徒然草鈔譯	錢稻孫	四三二
運命的問題(四)	山室三良	四三七
黃河之風土的性格	佐藤弘	四四八
素描		
逍遙的藏書和演劇博物館	河竹繁俊	四六一
關於英譯萬葉集	估佐木信綱	四六九
古事記(日本文學紹介其二)	宮田和一郎	四七二
對譯之頁		
1 千典川旅情歌	島崎藤村作 錢稻孫譯	四七四
2 歌意	北原白秋作 洪炎秋譯	四七六
3 母親的死和新的母親	志賀直哉作 張我軍譯	四七九
本館最近概況		
最近二十年間本館・分館閱覽成績		五〇〇
本館・分館收藏圖書雜誌新聞類統計		五〇八
出版刊行物		五〇九
外借文庫狀況		五一〇
日語軍校狀況		五一〇
歐文日本研究書誌(五)		五四〇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

第六號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目次.....五六六

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論理的發達(上) 家永三郎 五六九

北京的都市形態概報 木內信藏 六〇一

日本古歌詮譯(四) 錢稻孫譯 六二五

孔子在東亞史上的地位 宮崎市定 六二九

東洋民族與日本文明 長谷川 如是閑 六五〇

想苑

夏與色 得能文.....六六五

能樂的面具 小宮豐隆.....六六九

民謡之說 島木赤彦.....六七四

日本音樂發達之概觀及其本質 田邊尚雄.....六七九

中國與武士階級 加藤繁.....六九二

運命的問題(五) 山室三良.....七〇六

素描

滿洲圖書館史略 布村一男.....七一六

民船的船名 山口隆一.....七二三

風土記(日本文學紹介其三) 久松潛一.....七二九

對譯之頁

落葉松 北原白秋作 尤炳圻譯.....七三二

鼻 芥川龍之介作 張我軍譯.....七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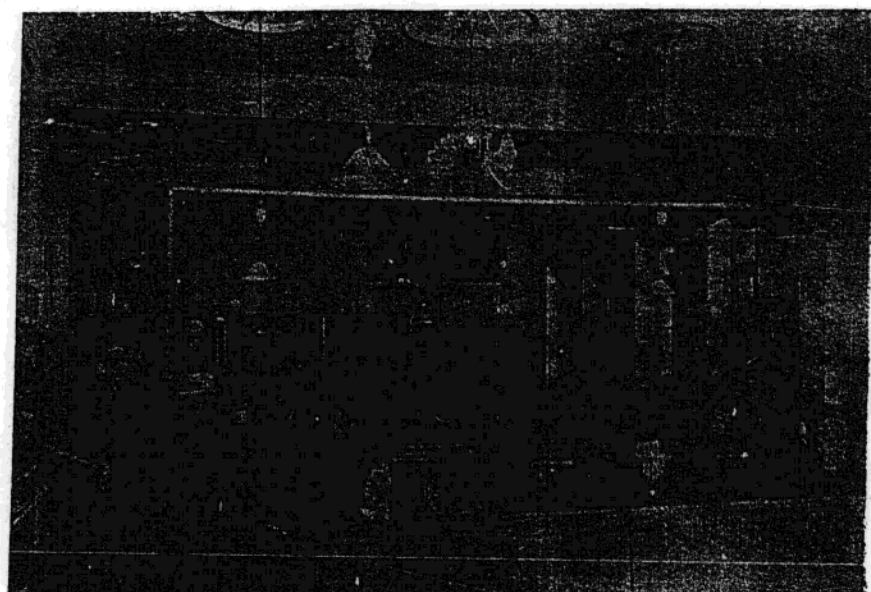
土佐日記・方丈記鈔 尤炳圻譯.....七五四

本館記事.....七五七

歐文日本研究書誌(六).....七八〇

金
薤
琳
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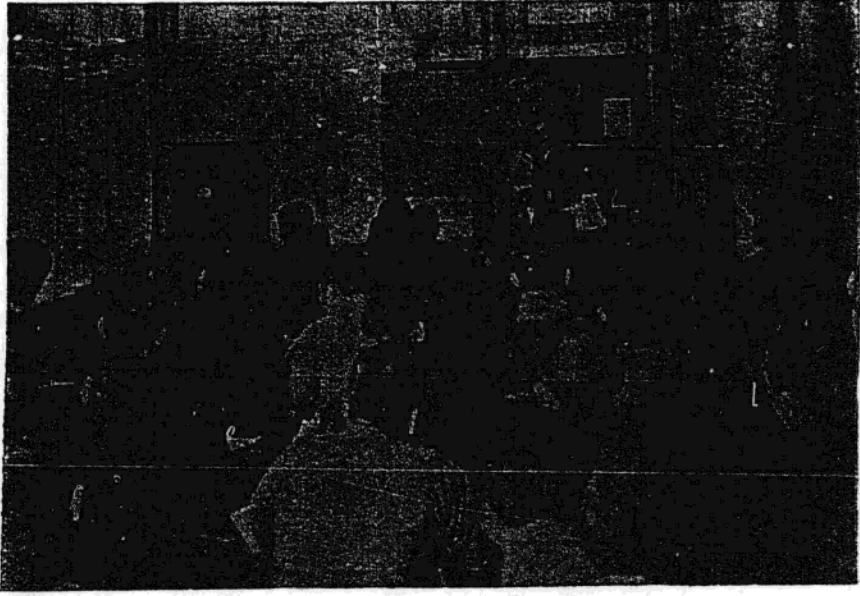
王
克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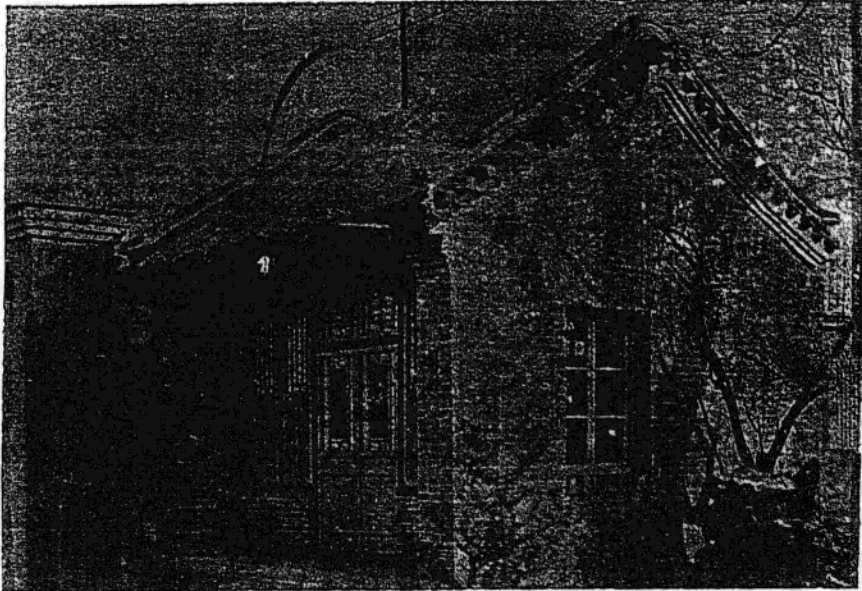
室 覽 閱 館 本



室 師 講 設 新



座 講 語 日 館 本



房 門 設 新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第三號目次

一	日本古歌詮譯(三)	錢稻孫	一
二	繪卷物之藝術民俗學的意義	竹內勝太郎	五
三	關於琥珀與磁石的東洋科學雜史	桑木武雄	二三
四	墨之物理的研究	中谷宇吉郎	三八
五	都市與聲音	守田 榮	四八
六	想苑		
	一、老子	島崎藤村	六五
	二、愚禿親鸞	西田幾多郎	六五
	三、都市之魂	小牧健夫	六七
七	運命的問題(二)	山室三良	七〇
八	唐律令與其歷史的意義	仁井田 陞	七七

九 對譯之頁

一、岡倉覺三……

島崎藤村作 徐祖正譯……九〇

二、轉生……

志賀直哉作 錢稻孫譯……九二

十 本館記事

一、增加雜誌目錄……

九八

二、開館一週年紀念事業報告……

一〇一

三、本館最近概況……

一〇六

附 本館日語基礎講座學生作文……

一一〇

十一 書誌

一、歐文日本研究書誌……

一

二、北京研究圖書資料展覽會目錄……

四二

目

次

日本古歌詮譯(三)

錢稻孫未定草

天皇遊獵內野之時中皇命使間人連老獻歌并反歌

歌見萬葉集卷一，次第三及四。

天皇謂舒明天皇。內野讀ウチノヌ，反歌作內大野讀ウチノオホヌ。野今讀ノ，古讀ヌ也。地在大和國之字智（ウチ）郡，吉野川貫之，狩獵之原野。今坂合部村猶有所謂大字大野者，即其地云。大字讀オホアザ，區地之稱。郡分町村，村分大字，大字復分小字，亦但曰字（アザ）。是猶我國之都，圖，段，坊等目。中皇命，古來讀法不一，多以爲命乃女字之誤；此指舒明皇次女，稱間人皇女，後爲孝德皇后者。而喜田貞吉博士有中皇命考（見藝文第六卷第一號），考定爲舒明皇孫女，天智天后，所謂倭姬皇后者。后於天皇大漸之時，與太子同受命，太子固辭，請以后承寶位。故有皇后即位之說，而中皇命固以皇稱，非女字之誤。是當依博士之讀，曰ナカツスメラミコト。至倭姬皇后即位與否，爲明治年來史學上一爭論，事屬考證，茲不及詳。間人連老，讀ハシヒトノムラジノオユ。連（ムラジ）者，姓（カバネ）之一，則間人（ハシヒト）其氏，老（オユ）其名。日本書紀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二月（即唐永徽五年）見遣唐使之判官（隨從之官）有「小乙下中臣間人連老」，註云「老此云於喻（オユ）」，則其人嘗與遣唐之役。小乙下者，官之品位；中臣間人其氏，間人氏蓋出於中臣氏也。

然則此歌作者果誰歟？間人連老奉命而作歌以獻，抑中皇命作歌而使間人連老獻進歟？其說不一。或以此卷後尚

本宮御宇天皇代（齊明天皇）尙有中皇命作之歌題「中皇命往于紀伊溫泉之時御歌」此不曰御歌，從知間人連老奉中皇命之命而作歌以獻也。然而中皇命既亦作者，又何取乎間人之代作？要莫可究詰矣。此歌以句調整齊見稱。

- | | |
|----------|---------|
| 1 八咫知之 | ヤスミシシ |
| 2 我大王乃 | ワガオ大君ノ |
| 3 朝庭 | 朝ニハ |
| 4 取撫賜 | 取リ撫デ給ヒ |
| 5 夕庭 | 夕ベニハ |
| 6 伊綠立之 | イ緑セ立テテシ |
| 7 御執乃 | 御執ラシノ |
| 8 梓弓之 | 梓ノ弓ノ |
| 9 奈加弭乃 | 長弭ノ |
| 10 音爲奈利 | 音スナリ |
| 11 朝獵爾 | 朝獵ニ |
| 12 今立須良思 | 今立タスラシ |
| 13 暮獵爾 | 暮獵ニ |

14 今他田緒良之

今立タスラシ

15 御執

御執ラシノ

16 梓能弓之

梓ノ弓ノ

17 奈加弭乃

長弭ノ

18 音爲奈利

音スナリ

1 「ヤスミシシ」冠於大君之枕詞。字或作「安見知之」見知之（ミシシ）之言知也治也言安定邦國之君。又作「八隅」（ヤスミ）則猶言八荒八極謂治廣大國土之君。八隅字後見則古義以字誤而轉矣。

6 「伊緣立之」有兩讀：一曰イヨセタテシ、一曰イヨリタテシ。イ者接頭語調聲（euphonic）。ヨセ或ヨリ字亦作寄厥義近也。讀ヨリ則爲自動詞讀ヨセ則爲他動詞。立テ之言樹之立之。言朝則撫之夜則倚之於近側也。
9 「奈加弭」或讀ナカヘズ又讀ナガヘズ似讀ナガ爲宜厥義長也。弭者弓之飾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此曰長弭言其飾特盛而長也。

譯詞

於穆吾王兮弘御八極

王弓維梓兮長弭其飾

夙則在撫兮夜則在側

伊絃之鳴兮征行靡息

王今其出兮朝巡于國

王今其入兮夕狩畢弋

梓弓兮長弭 吾用絃鳴而是識

此譯但出其意，若原辭之整齊對偶，未能出之，俟諸異日之修改。

反歌

1 玉刻春

タマキヘル

2 內大野爾

宇智ノ大野ニ

馬數而

馬並メテ

朝布麻須等六

朝踏マスラム

其草深野

其ノ草深野

譯詞

青青茂草

宇智之野

崇朝馳踐

數多其馬

繪卷物之藝術民俗學的意義

——關於繪畫上的時間性之發生——

竹內勝太郎

一

普通稱繪畫為空間的藝術。這是因為我們以為在造形美術的世界中時間性是不能有的緣故吧。因為造形美術的世界是平面體的世界，無論如何也只有縱與橫的兩面或高與寬的兩度，就是以線與色規定對象的位置。然而唯有此處所說的繪卷物從來即被視為雖是造形美術而却具有時間的表現的唯一的例外。自然我對於這種思想並非要提出什麼異議。不過現在成為我們眼前的問題者不在繪卷物的時間性是否妥當的一點上，而在特別在日本民族上，在繪畫上，繪卷物的時間性本身如何發生了呢的一點上。因此這不是一般的美學上的問題，而是我所謂的藝術民俗學上的問題。

倘若從表面的藝術發達史上的見地來說，那末也許可以說繪卷物這種樣式是從如同過去現在因果經那樣的东西換骨奪胎而產生出來了。因為過去現在因果經是由於對於經典的民衆化的要求而與經典以圖解的表現。實際如北野天神緣起，信貴山緣起等一類的紀念緣起的作品顯然多半具有圖解的方面，從這點說也大概可以承認上面這個解釋。

然而我們要想問的並不在這點上。是與它離得很遠。因為單是這樣說明，那末何以上代的日本畫家不得不將如同因果經那樣僅居於圖解的附屬的地位者昇華，而創作了具有莊嚴堂皇的獨立性的繪卷物那樣的藝術呢，這種必然性一點也沒有闡明。

二

繪卷物的樣式的出現是在何時呢。

現存的最古的作品恐怕仍然是天平的過去現在因果經吧。然而因為有這種東西的緣故而即刻把它視為繪卷物的起源，這是很難的事。因為如同先前所述一般「因果經」是以經文為主體。繪畫不過是對於這個的一種補足，或是為附帶的說明與裝飾起見，即一方面當做圖解，他方面當做插圖而添加了上去而已。

這「因果經」的繪圖可以說不但其自身無獨立性，而且視為「因果經」成立的要素也並非有什麼必然性。這因果經縱然缺少繪圖也可以完全成立。與此相反這繪圖缺掉經文，則此因果經不能成立。不過因為有這繪圖而有些人或者愛好珍重這經文，又對於某些人也成為領會經文的意味的補助吧。無論如何總之它對於因果經本身是偶然的東西，而決非本質的東西。所以說經文是主體，繪圖是附屬品。

這種為附屬品的繪圖要想成為繪卷物而成獨立的藝術，那末不可不有其他的某種東西從新發生而添加上來。這種東西就是對於繪圖的民族的和日本人固有的要求的覺醒。有人說由於巨勢金剛的曾孫弘高而從村上天皇時代就看見了繪卷物的流行，然而對於這個見解的確證是沒有。在現今繪卷物的明確的存在是不能追

溯到藤原末期以上。然而總之可以說在從天平至藤原末的這段長久的年月之間日本民族的繪畫的要求徐徐地變為明確，繪畫的獨立性漸次強固地建立起來了，而其結果繪卷物就發生了。

在這長久的年月日之間它採取了如何的路徑，顯示了如何的變化與開展呢，這個事情的研究對於繪卷物的發生的正當的原因與理由的探討將投射強大的光明。我的議論就從這點出發。

三

被稱為現存的最古的日本繪畫是法隆寺橘夫人念持佛厨子屏繪與同寺玉虫厨子台座繪，然而再把時代降下一點而就同寺金堂壁畫，正倉院鳥毛屏風樹下美人圖，藥師寺吉祥天畫像等觀之也覺得幾乎還沒有脫離北魏或唐代美術的影響。固然以超越民族性而光被於全亞細亞之大半的那樣偉大的所謂唐代文化為主體，那末在那裏沒有設出國境之別的必要，這些我們上古美術的優秀的遺品並不妨都算做唐代藝術的代表作。

不過我們今日要想探求日本民族的藝術的要求乃至於它的自覺的時候，就不可不追求，與此相異的見解就是在幾乎也可以把它看做照樣模做的那種受唐代美術的強有力的影響的作品之中也要尋出日本的東西的萌芽來。在這種意味上法隆寺的壁畫被稱為不僅是單單的模倣而可以顯然認出日本民族的藝術的創作力。然而在這裏的日本民族的創作力寧可把它看做在把唐代的繪畫更加純粹化，簡素純潔化，使它的藝術味成為豐淳至高之物的方面活動了，或顯其作用了，雖然可以說是與唐代美術以繪畫的完成然而還難斷定它把日本民族的獨自在那裏培植了。它在技術上達到了獨立之域然而在精神上還從屬於唐代的藝術。